

沉寂了好久的同学群,被一句话点燃了:“乖乖哩,突然发现我眼花了!”

说话的老李是我们这帮大学同学里年纪最小的一位,生于1982年。“老花”这事的确令人沮丧,可我们从中听出了一丝兴奋。生命长河汹涌奔腾,任谁也拦不住。

一旦有一个人主动提起自己的衰老症候,其他人不跟上就显得同学情谊欠点火候——

“早花了,心碎心碎!”

“我手机字体都调成特大号了,药品说明书上的字我得开着手电才能看清。”

“你这才老花,老林都白内障了。”

……

占尽嘴上便宜,调侃认识半生的老友,佐以自嘲和八卦,是这个群存在并保持用户活跃度超过十年的秘诀。

随便聊几句,总能为几个老熟人才懂的笑点哈哈一乐,如果说人到中年还有什么没心没肺没负担的快乐,这算一件。

在被“老花”惊吓后的仅仅第二天,老李又突然来了一句忧伤情绪溢出屏幕的话:“刚才闺女在我头上扒拉出37根白头发,前阵子还没有呢。”“每天一个小打击,生活还得笑嘻嘻。”屏幕这头的我安慰他。“对镜搜白发并拔之而快”,已经成了我的日常。

“好多同事当我面说,你白头发好多。”越是善良温柔不会对人讲狠话的那种领导,遇到那些白目的角色,也只能一笑置之。

如果这话从Tony老师嘴里说出来,就情有可原,“今天我去剪头发, Tony 说你头发发是这么多啊,但是白发多了些哦。”在帝都金融街工作的

阿哪也加入了讨论。她很忙,但有空就说几句,不矫情,不周旋,不怕冷场,永远气血很足的模样。

有一个踏实又安稳的朋友圈子,就是内心坚定的一位,生于1982年。“老花”这事的确令人沮丧,可我们从中听出了一丝兴奋。生命长河汹涌奔腾,任谁也拦不住。

当80后开始老花

慌 慌

老花鼻也能四两拨千斤卸下你的担子;外面再光鲜,群里随时能甩出你20多年前有着清澈而愚蠢目光的各式旧照。就像突然袭来的“花眼”“白发”焦虑,说出来,一定有人陪你“花”,比你“白”。刚刚在南美出差一个多月的老林,甚至把自己的体检报告也贴了上来,各种指标异常汇总的注意事项上,“内痔”两个字赫然纸上,可见他多没把这群里的男女当外人。他毕业后去了南方,在一家民企深耕二十年,满世界出差的他,会拍下沙特街头的C罗海报给突然沉迷球星的女同学,会在古巴捎雪茄给男同学,会大方分享自己发际线逆袭的秘诀,也很爱秀老家丰收的玉米和初雪的村庄……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早出生的那拨人,我们听着改革开放的号角长大,是上世纪末高校大扩招的受益者,在大学里庆祝了澳门回归,迎接千禧年,为北京申奥成功彻夜欢腾,为男足踢进世界杯敲瘪了饭缸子,为中国加入世的角色,也只能一笑置之。

如果这话从Tony老师嘴里说出来,就情有可原,“今天我去剪头发, Tony 说你头发发是这么多啊,但是白发多了些哦。”在帝都金融街工作的

春天的香,是一种别样的味道。

不同于秋天。秋天的香浓厚、洒脱,还有些醉人,是成熟的万种花香果香混合在一起的香。漫山遍野,不顾一切。

春天的香,清淡、素雅,还有一丝丝的甜。源自刚刚醒来的泥土、刚刚探出的野草、刚刚吐绿的树叶和刚刚开放的花朵。不身处田野、树林、花丛,很难嗅到。

春天的香之别样,是因为那是复苏的万物刚刚吮吮完天地母亲乳汁后自然而然的初生馨香。

没有此刻的清淡的香,哪有秋天醉人的香。

OICQ的前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在用收音机的方式填补新世纪大学生对讯息无限渴求。当然,这已然是一场信息革命的前夜。

人到中年,华发丛生,可时代并未刻薄于我辈,环境虽有跌宕,40+的岁数上也基本圆了岁月静好的梦。

那年7月,41摄氏度的高温天里,我们回了母校,为毕业二十年欢聚一堂。酒过三巡,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中年人啊,一如毕业散伙饭上的懵懂少年,仿佛从未遭受生活鞭笞,也不曾经历岁月粗粝的打磨。20岁就叱咤全系的显眼包,依然是20年代e人代表,话多且漂亮,他主动敞开双臂要拥抱的姿态,任谁也拒绝不了,真诚又炽热,应了那句“归来仍是少年”。

该庆幸的是我们对生活还保有足够的敏锐度,在上进和上班之间选择“上线”聊天会,老花和白发带来的恐老焦虑,也就被老伙伴们争先恐后的共情消解殆尽了。与岁月和解,时时慰藉,时时治愈,没在怕的。

平顶山下繁花开,科洛河畔万良田。下乡来到黑龙江嫩江山河农场四分场,听说有位北京知青聂卫平,曾是1965年学生围棋冠军。陈老总与他下过围棋,还送他一副围棋。我原在学校看人下过围棋,获知有这号人物,立即关注起来。

聂卫平在农场,业余和下雨休息天,就和围棋爱好者对弈。我有位同学,时常跟他学棋。同学跟我说,他肯定让我几目,但也下不过他。围棋落子前,先要算好几步棋,算不过他。但每完一盘棋,他会耐心与你复盘,给你分析,那手棋应怎下。一段时间后,棋艺长进不少,对围棋兴趣更大了。同学还说,聂卫平有时一人躺在炕上,睁着眼,别人以为他在发呆,其实,他在脑中过棋。

机会总会眷顾努力奋斗的人。有年他获悉全国举办一届个人围棋赛,立即向连队请假,自费回京报名参加,荣获第一。获奖后,速回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天,他是坐了两个小时牛车从总场到分场的。

一个寒冬夜,我经过泥坯酒坊,里面透出昏黄灯光和说话声,进屋一看,聂卫平和几个北京知青在一起,就聂卫平一人说。我找地坐下,听了一个多小时。他主要讲围棋方

孙莺女士编的《陈蝶衣文集》已出第一辑,我喜欢时代曲,对跨界文人陈蝶衣的词作家一面多看了几眼。陈蝶衣为时代曲写词,始于歌舞片《凤凰于飞》的委约。他的专栏有记:“《凤凰于飞》插曲十一首,词与谱先后完成。昨日上午在‘华影’一厂试唱《霓裳队》与《感谢词》,由于这是我的处女作,在方沛霖导演陈歌辛两位‘速驾’之下,我也怀了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踏进了丁香花园。”(《力报》1944年8月17日2版)原来早在1944年8月16日,《凤凰于飞》的插曲皆已写成。“抵丁香花园时。周璇与十数位小姐已在开始练习。”试唱两小时,方沛霖约了周璇、陈蝶衣等人吃午饭;专栏结尾,陈蝶衣提到:“周璇小姐告诉我,百代公司预备下月初灌录《凤凰于飞》的全部唱片。”意思同年9月初,这批插曲会灌成唱片,由百代发行。

问题来了。《凤凰于飞》于1945年2月11日首映(见当日《中报》2版广告),周璇唱的十一首插曲,百代公司只为她录了七首,而且录音时间迟至1945年4月初。以前,我认为原因出在周璇身上;拍摄《凤凰于飞》时,她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第一批在报章披露此事的也有陈蝶衣,1944年8月22日,他在片场化妆室见到周璇:“报间尝记周璇失眠,《凤凰于飞》以是停拍者,不确。盖是日之上午,《凤凰于飞》摄

面琐事,全国围棋界有几个好手,现在情况怎样……听后印象,他对全国围棋情况了如指掌,不愧是这方面大师。另一印象,他活泼、好动。

一次,听一连谭玉书连长说:上午到晒粮场检查,看到聂卫平在干绑麻袋口活,试试扎得牢不牢,猛一脚踹在麻袋上,麻袋倒下,麻袋口松了,麻袋里小麦撒出来了,撒了一地,场面有点尴尬。我给他示范一下,怎样绑得牢,聂卫平说行。一上午干下来,手心红了,下午另派活。

多年后,中日举办围棋擂台赛,每方若干名棋手,聂卫平由中方擂主身份出战。博弈漫长,全神贯注,扣人心弦,惊心动魄。最终,聂卫平过五关斩六将,守擂成功,成为中日围棋擂台赛霸主。这超强大脑!棋艺!意志!先天?自钻?自研?农场劳动锻炼?我们农友聚会,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兼而有之。

聂卫平为国争光,成为全国人民心中英雄,被封为“棋圣”。

1991年3月7日,上海知青获悉聂卫平在沪,邀他聚会。谈起往事,聂卫平说,知青生活艰苦条件下结下的友情,犹为珍贵,珍惜。我们北京分场知青,每年聚一次,我都去。聂卫平是一个性情中人。我当场请他签了名,留作纪念。

聂卫平二三事

张仲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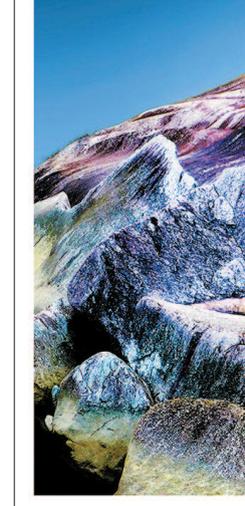
春天的香

宋利

春天的香,清淡、素雅,还有一丝丝的甜。源自刚刚醒来的泥土、刚刚探出的野草、刚刚吐绿的树叶和刚刚开放的花朵。不身处田野、树林、花丛,很难嗅到。

春天的香之别样,是因为那是复苏的万物刚刚吮吮完天地母亲乳汁后自然而然的初生馨香。

没有此刻的清淡的香,哪有秋天醉人的香。



七夕会

摄影画面若有新鲜感、陌生感,更能吸引人们眼球。因此,外出创作时,除了高瞻远瞩,还需近观细察,寻找非同一般的场景,这也是我的习惯。

摄影家协会组织了一次创作,在广袤的风景中,我注意到身边一列小型岩石。这些石块虽然形体不大,也不是景致中的亮点,不引人注目,却形状多样,层层叠叠,还带有多种色彩。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创作素材。

重峦叠嶂

吴树模

把镜头推进,再推进,也是我常用的方式,于是这些小巧玲珑的岩石在画面中居然仿佛几座连绵的高山峻岭。喜形于色之时再行构图:摒弃四周不必要的无关景物,运用特写表达手法,使其更具张力。而在后期修饰过程中,采取满画面艺术形式,并把那些还不够鲜艳的色泽予以加强。于是,原来不太显眼的一片岩石组成了重峦叠嶂。画面虽然带有具象特点,但由于线条纹理清晰,色彩块面丰富,几何体凸显,却已经演变成抽象图案,俨然成为一幅抽象摄影作品。

缩小视野、细微观察和广泛联想,如是,可以创作出具有新鲜感和陌生感的作品。

字中有“X”

徐梦嘉 文图

有位赵姓朋友对我说,他很不喜欢简化字(赵),会想起某个时期墙上姓名打了“X”的情景。我告诉他,赵朴初也曾云,他从不用打了X的赵。

汉字有X这种情况,在甲金小篆乃至传统正体中就有的,但都有一定道理:

1. 甲文数字一到四是一到四条横线,五(图一)主要是两画交错的X形,意为阴阳在天地间交错交午,同午字。后来五字在X形上下再加表示阴阳的两条横线。

2. 爻,甲骨文长条状物组成交缠之形,呈现出花纹描绘、棍条堆放、算筹摆弄、占卜蓍草的组合等形。

3. 网(網),用绳线等编结成的捞鱼抓鸟捕兽的器具。有的网两旁棍棒棚出,甲文形象地描绘了此张网的形状,网是網的简化字,契合表形的甲文,应该点个赞。

4. 希(图二),不是X布搭配,是爻巾搭配。《说文》没有收录,隶楷书的字形都从巾,与布帛有关,上半部的构形是织线交错的样子,希是稀的先文。

5. 凶(兇),我识定甲文凶是没有头顶五官不全的头颅,由于太过恐怖少儿不宜,脸用X表示,如同当今视频与图像打上的马赛克;下面是一个(儿)。战国古文起下面“儿”消失,只有上部凶,于是学界认为此字是陷阱形,陷阱中X,应该表示令人恐惧的尸骨、荆棘或凶险的机关。

6. 杀(殺),我识定与杀(殺)同类的有“X”字不少,臚列部分:铄、絺、豚、剝、綈、擻、铄、緹,都以X(“马赛克”)屏蔽血腥杀戮等场面。见微知著,这些字中一个“X”的置入,可窥见造字者的良苦用心。

清代语言学家戴震分析中

陈蝶衣为周璇写歌

王莫之

“公堂对簿”一景,周璇皆有戏也。数日前,周璇患头痛,晚间遂勿获酣眠如恒,失眠一说,当由是而起,然未尝影响于拍戏也。”(《繁华报》1944年8月24日2版)他的辟谣没多久就成了造谣。其实周璇当时的神经衰弱已经很严重,表现为失眠、头痛、头晕。《凤凰于飞》因此停拍,周璇养病,复出后每日只肯工作两小时,这在1944年9月至12月的上海媒体有大量的记载与讨论。

周璇的档期严重压缩,为了赶电影进度,插曲灌制唱片被迫推迟:“新看了几份陈蝶衣的文献,我觉得还要在答案里加上一些版权问题。起因是:‘市上流行的电影歌选小册子,已经有录取《凤凰于飞》插曲,公开发售的,然而其中《嫦娥》一曲,却仅有‘黎景(锦)光作曲’的字样,而不署撰词者姓氏,同时最近出版的《咖啡周报》,介绍电影新歌,以《嫦娥》列为首选,也有同样的情形——仅署作曲者姓名。因此引起了撰词人陈蝶衣的不满。”(《力报》1944年9月14日4版)实在惊讶,电影未映,唱片没出,插曲已经印成歌谱传播,还厚此薄彼地对待作者。

“陈蝶衣已经依据著作权法,进行向内政部注册的手续,以求法律的保

障。同时,并委托法律顾问致函咖啡周刊等交涉。”文末,该文的作者感叹道,“《凤凰于飞》插曲的灌片问题,大概也需要经过一番磋商了。”

好在故事结局是喜剧。1945年4月,百代公司从《凤凰于飞》的十一首插曲里选出七首,请周璇灌片,陈蝶衣在专栏里称之为“择尤灌片”(《力报》1945年4月9日3版)。

7日、8日,陈蝶衣应丁悚之邀去百代小红楼,“共趋一车而往,作旁听生焉。”二曲中,《嫦娥》有克拉捷克情调,成绩较美,此曲由《慈母心》俱金玉谷先生制谱。“克拉捷克即古典(classical)音译,金玉谷系黎锦光的笔名。”“曼勒第”现成,故先录音,余则尚须稍俟数日,始能收灌也。”这段信息很重要,让人费解,这些歌明明去年已脱稿,怎么还缺旋律(melody)?查阅旧百代档案,另五首是在4月11日至16日灌录的,所谓的“曼勒第”,可能指歌曲的编曲,或者说乐队伴奏的曲谱。“录《嫦娥》一曲时,别有参观者,睹周璇恹恹无华,脂粉不施之状,乃曰:‘此人乃不似周璇也。’周璇时患头晕,因之像亦病视,是日御暖毯,语予曰:‘吾为此状,亦类陈先生矣。’周璇素颜录音,因神经衰弱症引起的头晕而佩戴眼镜,自嘲和陈蝶衣都是四只眼睛。我在研读周璇时,偶遇几位小报文人大人的周璇戴近视眼镜,作者名头不大,不敢轻信,现在有了蝶老头的这份供词,终于有了底气与读者分享。



字中有“X”

徐梦嘉 文图

有位赵姓朋友对我说,他很不喜欢简化字(赵),会想起某个时期墙上姓名打了“X”的情景。我告诉他,赵朴初也曾云,他从不用打了X的赵。

汉字有X这种情况,在甲金小篆乃至传统正体中就有的,但都有一定道理:

1. 甲文数字一到四是一到四画交错的X形,意为阴阳在天地间交错交午,同午字。后来五字在X形上下再加表示阴阳的两条横线。

2. 爻,甲骨文长条状物组成交缠之形,呈现出花纹描绘、棍条堆放、算筹摆弄、占卜蓍草的组合等形。

3. 网(網),用绳线等编结成的捞鱼抓鸟捕兽的器具。有的网两旁棍棒棚出,甲文形象地描绘了此张网的形状,网是網的简化字,契合表形的甲文,应该点个赞。

4. 希(图二),不是X布搭配,是爻巾搭配。《说文》没有收录,隶楷书的字形都从巾,与布帛有关,上半部的构形是织线交错的样子,希是稀的先文。

5. 凶(兇),我识定甲文凶是没有头顶五官不全的头颅,由于太过恐怖少儿不宜,脸用X表示,如同当今视频与图像打上的马赛克;下面是一个(儿)。战国古文起下面“儿”消失,只有上部凶,于是学界认为此字是陷阱形,陷阱中X,应该表示令人恐惧的尸骨、荆棘或凶险的机关。

6. 杀(殺),我识定与杀(殺)同类的有“X”字不少,臚列部分:铄、絺、豚、剝、綈、擻、铄、緹,都以X(“马赛克”)屏蔽血腥杀戮等场面。见微知著,这些字中一个“X”的置入,可窥见造字者的良苦用心。

清代语言学家戴震分析中



字中有“X”

徐梦嘉 文图

有位赵姓朋友对我说,他很不喜欢简化字(赵),会想起某个时期墙上姓名打了“X”的情景。我告诉他,赵朴初也曾云,他从不用打了X的赵。

汉字有X这种情况,在甲金小篆乃至传统正体中就有的,但都有一定道理:

1. 甲文数字一到四是一到四画交错的X形,意为阴阳在天地间交错交午,同午字。后来五字在X形上下再加表示阴阳的两条横线。

2. 爻,甲骨文长条状物组成交缠之形,呈现出花纹描绘、棍条堆放、算筹摆弄、占卜蓍草的组合等形。

3. 网(網),用绳线等编结成的捞鱼抓鸟捕兽的器具。有的网两旁棍棒棚出,甲文形象地描绘了此张网的形状,网是網的简化字,契合表形的甲文,应该点个赞。

4. 希(图二),不是X布搭配,是爻巾搭配。《说文》没有收录,隶楷书的字形都从巾,与布帛有关,上半部的构形是织线交错的样子,希是稀的先文。

5. 凶(兇),我识定甲文凶是没有头顶五官不全的头颅,由于太过恐怖少儿不宜,脸用X表示,如同当今视频与图像打上的马赛克;下面是一个(儿)。战国古文起下面“儿”消失,只有上部凶,于是学界认为此字是陷阱形,陷阱中X,应该表示令人恐惧的尸骨、荆棘或凶险的机关。

6. 杀(殺),我识定与杀(殺)同类的有“X”字不少,臚列部分:铄、絺、豚、剝、綈、擻、铄、緹,都以X(“马赛克”)屏蔽血腥杀戮等场面。见微知著,这些字中一个“X”的置入,可窥见造字者的良苦用心。

清代语言学家戴震分析中

